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空间叙事

■程锡麟

本文运用空间叙事理论,从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和文本空间的三个方面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空间叙事艺术,指出菲茨杰拉德采用了把地志空间并置和对比的手法来表现地志空间的差距和象征意义,盖茨比所在的社会空间注定了他无法实现他的美国梦,作者所使用的“并置”、“重复”、“闪回”等文学空间的手段,在人物刻画、主题的表达和深化、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空间叙事;地志空间;社会空间;文本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1-0028-05

程锡麟(1947—),男,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小说理论与叙事学。(四川成都 610064)

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菲茨杰拉德复兴以来,对它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批评界关注的焦点。1996年,菲茨杰拉德诞生100周年前后,更是出现了对它及菲茨杰拉德其他作品研究的新热潮。这些数以千计的论著研讨的内容涉及到小说的主题、小说中运用的象征和叙事技巧、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所采用的批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新批评、传统的历史文化批评、传记批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性属研究、巴赫金理论、文化研究,特别是消费文化研究,等等。虽然有批评家运用了叙事理论去分析该作品,如英国批评家彼得·梅森特(Peter Messent)采用了热奈特等人的经典叙事学观念去进行分析,不过很少有人运用叙事空间理论来分析该小说。

叙事空间理论开始于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也发展了起来。一些批评家的论著对叙事空间理论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如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和福柯的《论其他空间》等。在叙事学界,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提出了“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概念。米克·巴尔的《叙事学》中有专节讨论空间问题。W. J. T. 米切尔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文学中的空间形式:走向一种总体理论》、《空间、思想与文学表征》等。加布里尔·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建构了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高度的空间理论模型。他从纵向区分了构成空间的三个层

次(地志学、时空体与文本),并在横向上提出了空间度量的单位及其各种组合所表现出的不同空间结构。韦斯利·A.科特在《现代小说中的地方和空间》的“导论”中讨论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后现代文化的空间转向问题、空间语言与叙事话语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基于“地方关系”的叙事理论。杰弗里·R.斯米滕和安·达吉斯坦利合编的文集《叙事中的空间形式》讨论了空间形式与叙事语言、与叙事结构、与读者感知、以及空间形式的理论语境等方面的问题。^[1]本文将主要采用加布里尔·佐伦和韦斯利·A.科特等人的一些观点,以及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观念,从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方面来剖析《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空间叙事艺术。

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地志空间

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划分了文本空间结构的三个层次:地志学层次,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时空体层次,即事件或行动的空间结构;文本层次,即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2]对于空间的地志学层次,他这样写道:

这是处于重构的最高层次的空间,被视为是独立存在的(self-existent),独立于世界的时间结构和文本的顺序安排。文本能通过直接描写的方式来表达地志的结构,如巴尔扎克作品著名的开场,但是事实上,文本的每一个单元,无论是叙述的、对话的、或者甚至是论述的,都可以有助于重构地志的结构。^{[2](P316)}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主要是通过直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地志空间的结构。他采用了把地志空间并置和对比的手法来表现地志空间的差距和象征意义,凸现人物所处环境的不同,从而表现地志的文化差异、特别是与地方相关联的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及地志差异所蕴含的社会空间差距。这样的空间

叙事对于小说氛围的描写、人物的刻画和主题的表达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作者借小说中的人物、盖茨比的邻居尼克之口来描述,把长岛的东卵和西卵加以并置和对比,尼克住的西卵是“这两个地方中比较不那么时髦的一个”,两者之间存在着“离奇古怪而又很不吉祥的对比”。虽然,盖茨比的“庞大物”般的公馆在西卵,但是,东卵才是传统的富人区,那里“豪华住宅区的洁白的宫殿式大厦沿着水边光彩夺目”^{[3](P6-7)}。汤姆和黛西的房子在东卵,它比尼克“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形花园,半英亩地深色的、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在岸边随着浪潮起伏的狮子鼻的汽艇。”^{[3](P7-9)}这些地志空间的描绘表明了东卵和西卵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地志空间差距也象征着社会空间的差异。

为了实现美国梦,追回昔日的恋人,盖茨比通过参与种种非法生意暴发致富。尽管他拥有大量钱财,在西卵买下了带有大理石游泳池、四十多亩草坪和花园的豪华别墅,但他却未能跻身东卵的富人区。以汤姆·布坎南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对盖茨比这样的新富怀有戒心和疑心,持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黛西虽然对盖茨比的豪宅和漂亮的衣服显示出极大兴趣,但居住在东卵的她对于西卵也是鄙视的。她在盖茨比的晚会上,除了喜欢一位“大明星”,“其他的一切她都讨厌——而且是不容置辩的,因为这并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感情。她十分厌恶西卵”^{[3](P100)}。汤姆和黛西的态度和言辞充分体现了东卵和西卵不仅存在地志空间的差距,而且更存在着社会空间的巨大差异。

其次,在地志空间上,这部作品把长岛、灰谷和曼哈顿三个地方并置,并赋予了象征的意义。长岛是著名的富人聚居区,包括汤姆那样的传统富人和盖茨比这样的新富——更确切地说

是盖茨比这样在禁酒时期的暴发户。那里有豪华的住宅、大片的草坪和林木、私家游艇,那里的富人过着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的生活。曼哈顿有最奢华的饭店和商店、最好的剧场、种种流行时尚的杂志,是娱乐业和广告业的中心,是美国的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中心和象征。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前两者之间的灰谷则与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对灰谷这样描写道:

这是一个灰烬的山谷——一个离奇古怪的农场,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长成小山小丘和奇形怪状的园子;在这里灰烬堆成房屋、烟囱和炊烟的形式,最后,经过超绝的努力,堆成一个个灰蒙蒙的人,隐隐约约地在走动,而且已经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化为灰烬了。^{[3](P22)}

就在这段凄凉描写的后面,作者干脆就直接用了“荒原”的字眼,令人自然地联想到 T. S. 艾略特的著名诗作《荒原》。可以说,这两部作品都表达了对西方文明没落的悲叹。

再次,菲茨杰拉德在这部小说中把美国中西部同东部进行了对比,说明了两个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尼克在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返回美国之后,一度认为:“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他决定到东部去闯荡。在东部,道德观念沦丧,人际关系完全是以金钱利益来衡量。汤姆这样的富人尽管有漂亮的太太和可爱的孩子,却在曼哈顿长期租公寓,以便与情人威尔逊太太幽会。而威尔逊太太因汤姆有钱,能为她买衣服、化妆品、狗和昂贵的狗皮带等等,便与汤姆私通。乔丹·贝克为了获取名次和奖金则在高尔夫球比赛中作弊。盖茨比生前,他的公馆门庭若市,死后除了尼克等少数几个人外,无人光顾。与他共同从事非法生意的朋友,如沃尔夫山姆等人,在盖茨比死后,无论尼克如何请求都拒不参加他的葬礼,所以他的葬礼冷清凄凉。对威尔逊太太和盖茨比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的汤姆

和黛西则一走了之。

尼克在东部生活的经历,他亲眼目睹的悲剧使他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感到“不能适应东部的生活”。此时,他决定回到中西部的家乡,“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他回忆起在中西部他“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返乡的火车”、“严寒的黑夜里街灯和雪车的铃声”、“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灯光映在雪地的影子”,他“是其中的一部分”^{[3](P164-165)}。相对于东部,中西部是一个令尼克感到淳朴而温暖的地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空间差距相伴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差距。实际上这也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冲突的体现。正如韦斯利·A. 科特在《现代小说中的地方和空间》中所说:“地方和空间的语言总是叙事话语的一部分,并且能够成为叙事作品的力量和意义的主要中心。叙事作品里的地方有着力量和意义;它们与人的价值观念和信念相关联;并且它们是更大的人类世界(包括行为和事件)的一部分。”^{[4](P11)}

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社会空间

盖茨比之所以无法实现他的美国梦的主要原因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来看,他同黛西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把空间区分为物理空间(自然)、心理空间(空间的话语建构)和社会空间(体验的、生活的空间)。对于社会空间,列斐伏尔进一步区分了三种概念:“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简要地讲,空间的实践是观察到的空间,指人们在社会空间中的日常活动;空间的表征是构想的空间,是由规划师、建筑师和政府官员构想出来的,它直接涉及和干预空间的生产;表征的空间是生活的空间,是象征和意象的空间,常常与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相关。同时,这三种概念又是相互关联的。本文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只涉及到空间的实践和表征的空间两种。

盖茨比出身贫寒,为了重温旧梦,他通过非法手段迅速致富。他竭力通过物理空间(包括地志空间)的改变来营造“上层社会空间”:他在长岛买下了豪宅,有劳斯莱斯名车和游艇,有无数漂亮的名牌服装。经常举办盛大的晚会和奢侈的宴会。但他的财富大厦是建立在非法生意的沙滩上的。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多数都是同他合伙从事非法生意的人,而且在尼克看来往往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人,这类人包括沃尔夫山姆。盖茨比带着尼克在曼哈顿42街一家餐厅见到了沃尔夫山姆,在后者离开后,盖茨比对尼克介绍说,沃尔夫山姆“在纽约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赌棍”、“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31](P68-69)}尼克还讲述到,多次有神秘电话来找盖茨比。实际上这些神秘电话都是与他有着非法生意往来的人打来的。以汤姆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盖茨比这类新富是怀疑、鄙视的。他一次与尼克的对话中质问:“这个姓盖茨比的究竟是谁?一个大私酒贩子?”后来,他们一起在纽约城一家酒店里时,当着黛西、尼克和乔丹的面,汤姆和盖茨比发生直接冲突。汤姆质问盖茨比:“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迈耶·沃尔夫山姆那帮狐群狗党的货色,……我头一趟就猜出他是个私酒贩子,我猜得还差不离哩。”^{[31](P126)}黛西虽然曾一度对盖茨比的财富赞叹不已,然而一旦她得知这些财富的来路可疑,她便动摇了。她听到汤姆质问盖茨比的那番话时,“她吓得目瞪口呆”。她生来就是上层社会的一员,她与盖茨比的社会空间差距、她对金钱的依附,使她不可能离开汤姆,站到盖茨比一边。盖茨比所处的社会下层地位、他的社会关系网、他在社会空间中的日常活动和他生活的空间使他费尽心机营造的“上层社会空间”只是虚幻飘渺的空中楼阁,注定了他不可能跻身上层社会。

尼克通过他观察到的盖茨比、汤姆、黛西等人的社会空间活动,最后得出了颇具象征含义

的结论: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31](P169)}

这段话表明盖茨比没有能认识到:由于他与黛西在地志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差距,他追求黛西的这场美国梦已经是无可挽回地破灭了。

三、《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本空间

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指出文学空间的手段有“并置”、“重复”、“闪回”^{[5](P31-66)}等。大卫·米克尔森在《叙事中的空间结构类型》中也指出:并置的情节线索、回溯和闪回的叙事手法和反复出现的意象等都是中断和破坏时间顺序、取得叙事结构空间性的手段^{[6](P68-69)}。从文本空间的角度来看,菲茨杰拉德正是运用了这些手段才使《了不起的盖茨比》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艺术效果。这些在文本空间上的种种手法对人物刻画、主题的表达和深化、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情节主线是盖茨比与黛西的爱情故事。它讲述了盖茨比是如何为了追回过去的爱情、实现他的美国梦而不懈努力。与它并置的还有两条次要情节线索:汤姆与威尔逊太太的婚外情和尼克与乔丹·贝克尔的恋爱。这两条与情节主线并置的次要情节线索对刻画汤姆、尼克和贝克尔等人物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更烘托了盖茨比执着追求的“了不起”、黛西的可悲和汤姆的可鄙。从小说结构来看,这两条次要情节线索起到了阻断情节主线发展的时间顺序的作用,它们与情节主线的并置达到了一种共时性的效果,使该小说的叙事结构具有空间性。

在这部小说中,菲茨杰拉德多次采用了回

溯和闪回的叙事手法。该小说的主体部分是由尼克在 1923 年讲述的发生在 1922 年的故事。按时间顺序发展的主体叙事多次被回溯和闪回的叙事打断。如：在第 4 章的后半部分，在叙述尼克与盖茨比在曼哈顿共进午餐时，遇见汤姆，此刻小说的叙事转由乔丹·贝克尔回溯 1917 年黛西与年轻军官盖茨比的相恋，以及后来她同汤姆结婚时的情况。在第 6 章的最后部分，作者运用了闪回的叙事手法描写了盖茨比与黛西恋爱的情景。在第 8 章的前半部分，作品描述了发生撞死威尔逊太太车祸的那天夜里盖茨比通宵未眠以及同尼克交谈的情况，其间尼克转述了盖茨比对他讲的恋爱史。作者把这段恋爱史的叙述分成了几段，几次中断了对当夜情况的描述，与其交错并置。这样的回溯和闪回的叙事手法破坏了时间顺序，使过去与现在并置，使作品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空间性结构。同时，这样的手法补充了叙事主体部分关于盖茨比与黛西恋爱史等情况的空白，使人物形象更趋丰满，使小说的叙事迂回曲折，对读者更具有吸引力。

这部作品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和象征，诸如“灰谷”、“绿灯”等。限于篇幅这里仅谈其中一个重要的象征——画着 T. J. 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那幅广告牌。它是表征的空间的体现。在这“荒原”般的灰谷，立着一幅巨大眼科医生的广告牌，画着 T. J. 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这双眼睛“是蓝色的，庞大无比……阴郁地俯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堆”^{[3](P23)}。这个广告牌成了“灰谷”的地标，它象征着上帝，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就在这双“暗淡无光，巨大无比”的眼睛的注视下，上演着一出人间悲剧。威尔逊的汽车修理店就在灰谷。汤姆与威尔逊太太有染，后来就是在这汽车修理店门前的公路上，威尔逊太太远望着—辆汽车飞驰而来，她以为是汤姆来了，跑出去迎接，却被由黛西驾驶的汽车撞死了。而汤姆告诉威尔逊，那辆撞死他妻子的车是盖茨比开的。随后威尔逊望着窗外的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广告牌，喃

喃道：“上帝看见一切”^{[3](P149-150)}。于是，一心要报复的威尔逊带着枪，溜进盖茨比的家，把正在游泳的盖茨比打死，然后他也自杀了。“看见一切”的“上帝”却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这样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和象征不仅对情节的发展、主题的表达和深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起到了中断叙事时间顺序的作用，取得了叙事结构空间性的效果。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指出：“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画，一支乐曲，都是个体，也就是人们不能区分其中的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其意义只有通过一种直接联系才能理解、在向四周传播其意义时不离开其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存在。”^{[7](P200)}他的这段论述强调了时间和空间对于意义的产生和传播的作用。我们通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空间问题的探讨来剖析作品的意义，从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方面来看该作品的叙事艺术，可以看出该作品在主题思想的表达和艺术技巧上的成就都与空间叙事的多种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空间叙事艺术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一部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 [1]程锡麟,等.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7,(11). [2]Gabriel Zoran.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Poetics Today*. Vol. 5: 2. 1984. [3](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小说选[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4] Wesley A. Kort. *Place and Space in Modern Fiction*.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 [5] Joseph Frank. *The Idea of Spatial For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David Mickelsen. 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Narrative. in Jeffrey R. Smitten & Ann Daghistany, eds. *Spatial Form in Narra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7](法)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 龙迪勇】